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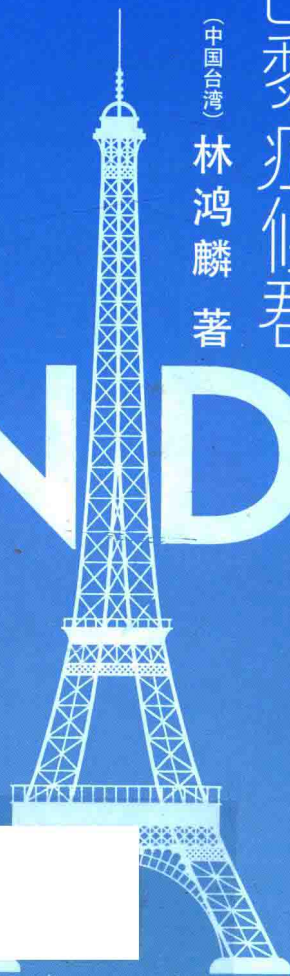
巴黎症候群

(中国台湾)

林鸿麟 著

SYND-

浪漫之都？
时尚王国？
巴黎真这么梦幻？
那可不一定。



ROME

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然而华丽盛宴的背后也有着杯盘狼藉、烟火缭绕。
和这座城市亲密接触后，可能会有“巴黎症候群”！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巴黎 症候群

(中国台湾) 林鸿麟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症候群 / 林鸿麟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24-11570-3

I. ①巴…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7663号

本书由一起来出版(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
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15-197

出品人 惠西平
总策划 宋亚萍
策划编辑 韩琳 王凌
责任编辑 关宁 王倩
装帧设计  闫薇薇



暨书者

巴黎症候群

作者: 林鸿麟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网 址: www.sxrmbook.com

发行电话: 029-87205094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 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金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16印张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570-3

定 价: 45.00元



陕西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平台

巴黎 症候群

序篇 台湾,巴黎

亲爱的：

你当然跟所有人一样，都记得海明威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时待过巴黎，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飨宴。”

想当初，我们也是受这句话鼓励而想要一起搬到巴黎住的。但是，请相信我，他的这句话是魔咒！你留在台湾的决定可能才是对的。

搬到巴黎之后，海明威书中所提到的地方都成为我心目中的巴黎地标，即使生活中真真实实地受苦受难我也甘之如饴，“因为海明威以前受的苦应该比我多。”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除了海明威，还有楚浮电影中所呈现的巴黎，侯麦和阿萨亚斯的电影里出现的巴黎人，都让我觉得巴黎才是我的落脚处。你知道我在台湾时总被认为是个怪人，每次回到老家，出门前我妈都会问我：“确定要穿这样出门吗？”眼神中充满了怕我在南台湾被看不顺眼的不良少年痛殴的恐惧。朋友们都爱我，但你也知道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怪得可爱，连你也是因为觉得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才喜欢我的，不是吗？而且当我们一起看法国电影时，也不会觉得电影里的巴黎人怪，反而都认为甚至笃定相信那才是我们真心向往、既浪漫又情感丰富强烈的生活啊！

还有那个苏珊·桑塔格，她竟然说出“美国是我的国家，但巴黎才是我的故乡！”这种话来，简直是妖言惑众！

最严重的是我住台北古亭时的那个法国室友詹姆士，他几乎是唯一在台湾不认为我行为思想怪异的人，但也在跟我同住几个月之后这样断定：“你是法国人！”

于是，我开始幻想我是法国人。而我的一切怪异也都终于获得了解答。我喜欢睡到自然醒、拒绝从事需要打卡的工作；我爱享乐，赚了钱就去旅行把钱花光；我爱美食的程度就像电影里的法国人那样挑剔；我喜欢在家里做菜邀请好朋友和心仪的对象来吃（你不也是被我的“Cordon Bleu蓝带排”给收买了吗？），规定客人喝酒喝香槟用餐后酒一定不能用错杯子；我把家弄得昏黄之后还要点上蜡烛更添浪漫，吃到好吃的食物会坚持见到厨师夸奖他的杰作，在家里泡澡到一半光溜溜却神情自然地走出来接电话（客人没按照规定穿着来还得被要求当场换装）；我喜欢坐在咖啡厅看人并且同时被人看，搭捷运时会带本书阅读好像挤死人也与我无关，去海边别人撑阳伞我还怕晒得不够黑，很自然地在海滩上直接脱裤换泳裤也不自觉已经吓到人。我还喜欢布置我的房间，甚至每隔一段时间要来个“bricolage（DIY）”换一换家具位置和摆饰风格，当别人怕吸到污染的空气时，我宁可走在敦化南路绿荫大道上赞叹“落叶真有诗意”，你说你想睡午觉，我还要逼你跟我去淡水，因为看天色也知道傍晚夕阳真美……

到巴黎旅行四次，每次我都如鱼得水。巴黎真的美啊！

最后一次我在巴黎整整待了两个礼拜，每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四处晃荡，即使迷路都觉得高兴。回到台湾之后，反而因为不能适应台北的快节奏而得了“肠胃急躁症”，连拉肚子一个月！

“我真的是法国人！”我想。

所以，即使你犹豫多时之后，决定不跟我一起离开，我还是逼你帮我变卖家当，在巴黎找到临时住所、托人找一家语言学校预先注册后买了单程机票，办好签证，毅然决然地放弃台湾的一切，终于搬到巴黎来住了。这一次，我不再只是观光客，我发誓要成为道道地地的“巴黎人”。

我拖着一堆行李抵达巴黎的那个冬日清晨，几乎带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要来（住）在巴黎了”的心情，差点想亲吻巴黎的土地。当然这是在我还没踩到狗屎以及之后不断在街上看到狗屎和当街撒尿的男人之前的事了。

怀着“我是法国人”的幻想，没有你，我在巴黎落实生活。

但是，在巴黎真正生活多年后，亲爱的，请容许我很确定地告诉你，海明威写的那个巴黎已经不存在了，电影里的巴黎人也都不是真实的巴黎人！

最近我读到的一则新闻报道提到了“巴黎症候群”。很多日本人在接受了大量有关巴黎的浮面美丽印象之后，怀着对巴黎的浪漫幻想，决定放弃一切搬到巴黎，却在真正看到巴黎、体会巴黎之后，因为受不了巴黎的脏乱，以及巴黎人的不友善，终于精神崩溃而必须借助日本大使馆将他们送回日本就医。

亲爱的，这些被送回去的日本人即使再怎么小心，也一定踩过很多次狗屎；在街上热心帮助那些追问“Do you speak English?”的吉卜赛女郎之后，才发现钱包不见了；也曾经在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背包拉链被拉开或割开，刚重新买的LV钱包又不见了；第三次和第四次甚至连钱包怎么不见的都不知道，就是该用到的时候才发现不见了，难道那些刚刚在街上要他们签名声援非洲受灾民的人也是小偷？还是下午前来临检的其实是假警察真窃贼？他们在某个下午去蒙马特寻找电影里艾蜜莉工作的咖啡厅途中，在圣心堂

前的阶梯上被黑人用绳线套住手指，然后集体黑压压地围过来强迫他们为手指上的那个“艺术杰作”付出大笔金钱；因为惊吓过度，回家搭错地铁方向，在“红城堡站 Chateau Rouge”下车时以为自己到了非洲地区；换个方向搭地铁又在巴黎北站被人抢了相机（天啊，要我不拍照等于要我死！）；马上下车出站就近再买一台相机却发现自己来到了印度；惊魂未定回到家以为终于可以休息了，却被邻居通宵达旦的派对吵到睡不着，耳塞和安眠药都没有作用。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凌晨四点还在望着天花板发呆的花都之夜，几乎整夜没睡而心情沮丧的他们却还得故作坚强地安慰刚刚从日本来访就在地铁里被扒走钱包的酒爹娘，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地铁里那么臭、到处都是尿臊味，明明他们看到的醉年轻人和看来颇正常的男人都是直接尿在街上街角或路边停车的轮胎上啊！他们当然也常常在公园街上地铁里被流浪汉追着讨钱，赶快给了钱只希望流浪汉迅速带着令人难忍的臭味离开，竟然还被嫌给太少，不再多给点，他的臭味的百年臭味和夏天各色人种交杂的体味？……听了爹娘说“孩子，跟我们回去吧！”之后，他们坚决执迷地说：“不，浪漫花都巴黎才是我的故乡！”这些可怜的日本人被大使馆协助送回日本之后，到现在还在看心理医生。亲爱的，这些日本人回日本后花大笔金钱去对他们的心理医生所诉说的巴黎，才是真正的巴黎。

巴黎 症候群

目录

- 001 **第一章：牧羊女街三十八号**
带着六十公斤的行李，我来到巴黎寻找“爱”。
- 013 **第二章：蓬皮杜中心**
当你必须学到这个词时，就表示有什么惨绝人寰的事发生了。
- 023 **第三章：莒韦杰街七号**
我要去大声呻吟，跟他们拼了！
- 033 **第四章：乡舍丽榭大道**
那不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吗？
- 045 **第五章：玛琮塔大道一五四号**
谁说外国的月亮特别圆？
- 057 **第六章：拉丁区和艾菲尔铁塔**
只要有足够的自信，就可以在巴黎存在。
- 067 **第七章：凡仙市两区路十九号**
艾蜜莉的异想巴黎根本不存在，你听到了吗？
- 073 **第八章：拉榭思神父墓园**
法国人祭拜偶像的方式真是奇怪啊！

081

第九章：殖民地街四十二号

我很幸运能在巴黎有C这样如家人般的恒星守护着。

089

第十章：左岸艺术电影院

你身边坐着的，可能就是全法国最严苛的影评人！

099

第十一章：抉择门大道二十九号

第一次，我感觉到自己在法国这个国家真正地“存在”。

107

第十二章：西帖艺术村

要继续留在巴黎的我只能学习跟它们相处，然后学着法国人说：“C'est la vie!”

119

第十三章：绿茵街六十四号

这应该已经不只是法语文法的问题，而是法国人思考的逻辑了。

129

第十四章：卢森堡公园

“Bonjour”真的很重要，没有先说这个通关密语，任何事都免谈！

139

第十五章：圣多明尼克街三十四号

巴黎人的逻辑思考真是令人难以捉摸啊！

147

第十六章：吉美博物馆和蒙梭公园

我不是法国人！也永远不会成为法国人！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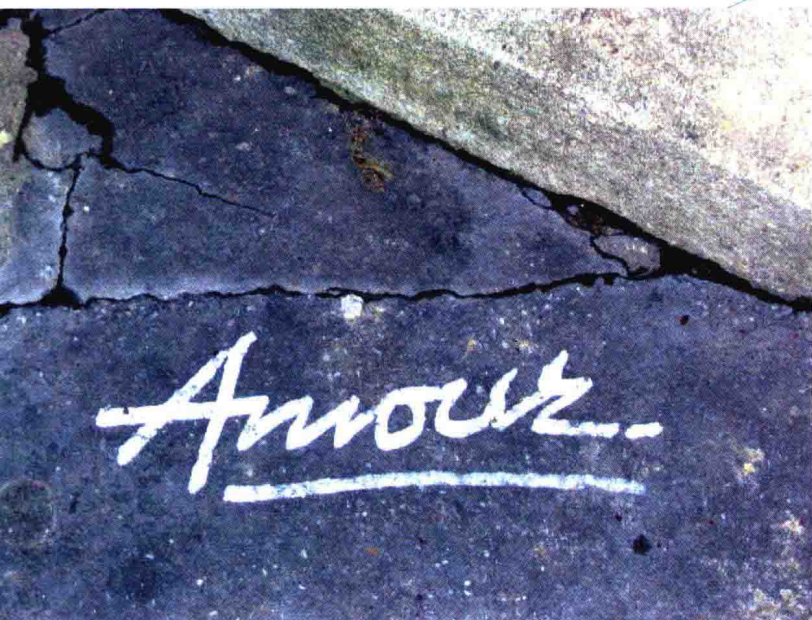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洗衣妇岸道十六号

法国人用“la vie en rose玫瑰人生”来形容幸福的生活，我想这就是了。

巴黎 症候群

目录

- 165 **第十八章：帕蒙提耶的圣诞节**
我对你提起这件事，是想告诉你巴黎真的有很多怪人。
- 173 **第十九章：南特街二之一号**
当然啦！只能说你认识的法国女生太少了，这真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 183 **第二十章：从鹌鹑丘到蒙马特丘**
“……因为你是diable”，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 193 **第二十一章：马卡迭街六十七号**
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布置之后，这里终于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 203 **第二十二章：植物园区**
就这样，我成了巴黎第三大学体育系的学生。
- 215 **第二十三章：圣丹尼街二三二号**
很难相信自己能在这条恶名昭彰的街上住了那么久。
- 225 **第二十四章：史特拉斯堡·圣丹尼**
亲爱的，我常常觉得我受够巴黎这一切了！
- 238 **终章：巴黎，台湾**



38
RUE
PASTOURELLE

带着六十公斤的行李，
我来到巴黎寻找“爱”。

亲爱的:

我已于昨天早上抵达巴黎。带着我的六十公斤行李!

欧洲航线经济舱只能check-in二十公斤行李的规定一直很让人头痛,尤其是对我这种没有把全副家当都带在身上就没有安全感的流浪者而言更是残忍;即便你已经帮我在跳蚤市场试着把我所有的一切变卖以作为在欧洲的流浪基金之后,我还是带了六十公斤的行李来到巴黎。

如果你问我那六十公斤是怎么上飞机的,我只能说:“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恩惠。”你知道我的。

我刻意不让你送我,因为怕在你面前流下离别的眼泪;我提早抵达机场,跟柜台小姐从陌生人聊成朋友,她破例让我check-in三十公斤,其他的只要我能带上飞机她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又跟两个接着我后面报到的轻装便行的小姐攀交情,让她们义无反顾地坐上我的登机箱让我拉上箱子的拉链,并同意帮人帮到底地每人帮我背一大包行李和拿一件足以去北极度过寒冷冬天的大外套。就这样,我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真快被飞机上那个哭不停的小孩搞疯),在一个冬日清晨天刚亮的时间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

看到这样的露天咖啡座，让我不禁想喊：“巴黎，我终于来了！”



Ofr.是上玛黑区一家结合艺廊与设计师精品时尚书店，是很多巴黎潮男潮女的最爱。



这个街头涂鸦让我想起楚浮的《四百击》。

搭上到市区的“郊区快线 RER”时，刚好是巴黎人上班的交通尖峰时间，我在市中心最大的地铁站“夏特雷 Chatelet”被挤得跌出车外，接着是我的行李被丢了上来，整个过程就像逃难。这时我的网友翁湍已经如约在月台上等我了，他就是我跟你提过，曾经到台湾旅行，从此爱上台湾的一切、每年都要再造访台湾的法国人；他看到我所有包袱后瞬间两眼瞪大如牛眼，把原本准备好的“欢迎来到巴黎”临时改成“我的天！你怎么来的？”，并且在陪我走出迷宫般的地铁站之后，给了我一个好心的明智建议——搭出租车吧。

“出租车”这个词并不存在我的词典里，但是当真正需要它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懂得这个词的意思；只是上班尖峰时间要在巴黎找到出租车确实比找结婚对象还难，即使有空车也不见得会愿意停下来搭载你。我和我的行李可能吓到太多出租车司机了，等了二十分钟没有一辆停下来。翁湍简直万念俱灰，了无生趣地接受了我们必须负重走到我的落脚处的事实。

从夏特雷车站到牧羊女街其实不远，以我的台北步行速度约七分钟可以抵达，以观光客边走边看的方式大概可以走个十五分钟，而我和翁湍总共花了半小时才抵达牧羊女街三十八号。

拉开蓝色大门之后，通过阴暗的长廊，我们来到浪漫的木质回旋楼梯。

“五楼。”我以羞赧的口气宣布了这个酷刑。

一辈子之后，我的行李和虚脱的我以及翁湍出现在菲利浦家门口。菲利浦一号即将在两个小时后出门远行，他这间位于玛黑区的公寓将是我未来一个月的住处。翁湍像天使一样帮我安全抵达住处后便离开上班去了，如果没有他来帮忙，我可能会带着我的行李坐在路边痛哭，我从此没遇到过比他更好心的法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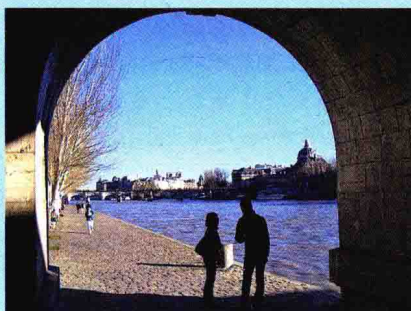
人们说冬天巴黎的天空像驴子的肚腹——一片无聊至极的灰白，然而我抵达的这一天却是阳光普照，无云的天空有一种深邃的湛蓝，四度的气



在玛黑散步，常常会看到艺术涂鸦。



怀着刚到巴黎的兴奋，觉得这里连月亮都特别圆。



塞纳河果然为巴黎增添了不少浪漫。

温虽冷，却还能在阳光下感到一丝暖意；如果是德国人，一定会说这是因为“当天使旅行的时候……”。

我决定趁着有阳光的午后，逛逛牧羊女街周遭的玛黑区，一方面也逼自己调整时差，只希望不要昏睡在路边——还记得我告诉你，我曾经因为严重时差反应而在餐桌上整个脸趴到盘子中的意大利面里睡着的经验吗？

那是两年前我出发到巴黎旅行，你到机场送机，最后却让我们两个哭成



无所不在的法式浪漫。

泪人儿的那次。抵达巴黎的当天，朋友马克花了整个下午为我做了一个我爱吃的苹果塔，看着他专心地洗净、削皮、不断地控制火候、轻巧呵护地翻转搅拌，我的口水不停地流着，相信吃到这个苹果塔的人一定会立刻感受到爱情。

当晚，我们受邀到他朋友在郊区乡间的老房舍吃饭，他做的苹果塔正是我们餐后的甜点。我细心地将苹果塔捧在手上，甚至不敢太着实地将手搁在大腿上，深怕路上的窟窿让它随车起伏震动而稍有歪斜。它的形状太完美了，削得圆滑的苹果包裹在蜜一样的糖衣里，即使醒来后的白雪公主再看到它，也会义无反顾地吃下去。

我们提早出发，逃过了恐怖的塞车时间，准时抵达马克的朋友家。主人当然惊呼苹果塔的美，崇拜地把它先供在冰箱，接着我们开始了冗长的法式晚餐——先喝餐前酒，在有如山洞的客厅里闲聊一阵，随后转换阵地到餐厅继续漫无目的地闲聊，加上偶尔还要为了不让我感到受冷落而翻译给我听。从前菜到主菜就花了超过两个小时，其间还要谈论从酒窖里拿出来



杜乐丽花园的水池和铁椅曾出现在蔡明亮的电影《你那边几点？》里。

的每一瓶红酒的身世（所花的时间就像谈论一个人的祖宗八代一样长）。我对当晚的详细描述大概只能到这里了，因为，我在餐桌上睡着了！根据马克的说法，我是整个脸趴到面前的意大利面盘子里去的，害他们以为我忽然心脏病发作（我为了这个不礼貌的丢脸行为，至今不敢再跟那家人联络）；在马克精心为我做的甜点端上桌之前，我早已不省人事；据说他们试过很多方法想叫醒我，最后决定派壮丁把我抱到床上睡，晚餐结束后再把我抱回车上，像搀扶醉汉般地把带我带回巴黎的房间继续昏睡。

隔天，我为了没有亲口尝到马克为我做的甜点深感抱歉，看着他以哀怨的眼神说：“没关系，至少你从别人家的床到车上的那段时间，恍惚间还问了三次（苹果塔呢？）。”

“喔？真的吗？那苹果塔呢？”（当然早就被那票法国人吃光了！）

我想，我和马克的关系就在这个问题之后荡然无存了。